

从私人住宅到公共空间,无所不在的空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四季如春的环境。有人为找回大汗淋漓的感觉,就去撸铁、晨跑、跳广场舞。扇子失去了用武之地。

老派男人有点不舍。扇子曾是我们的降温利器,乘凉时人手一扇。为明确所有权,弄堂里的老太太还要用熔化的蜡在蒲扇上写个字,然后用蜡烛熏黑,擦去蜡膜上的烟痕,就能显现留白的“张”或“陈”。香云纱、蒲扇、蚊香、躺椅,再加上冰镇西瓜和鬼故事,构成了夏日市井风情。现在弄堂拆掉了,香云纱成了美女走秀的亮点,鬼故事编成了热闹,蒲扇呢?一次,著名书法家陆康先生光临寒舍,看到两把用透明胶带修补过的蒲扇,激动不已。当时其散文集《上海心情》墨香未消,渐行渐远的市井生活在他笔下活色生

香,偏巧少了一把蒲扇。几天后,老婆大人网购三把蒲扇快递到皇朝别墅陆府,陆大师回赠一把折扇,一面写

画扇借东风

沈嘉禄

字,一面钤印,这下赚大啦。折扇是扇子家族的高富帅。当我刚刚跨入中学校门时,随着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的响起,劫后余生的折扇重返生活现场。不过扇面上写什么字,画什么画,兹事体大,谁敢轻举妄动? 有一日在报上看到消息:毛主席诗词折扇问世,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。于是顶着毒日头,步行到朵云轩(记不得当时改成什么店名),店里里水泄不通,中老年顾客争先恐后地在选购折扇。我想从人缝中钻进去,被人一把揪出:“小赤佬轧啥个牢猛?”蒙营

业员垂怜,招呼大家网开一面。扇骨髹的是仿古犀皮漆,黑底红斑,艳丽古雅。扇面更精彩,一面是毛主席诗词手迹,龙飞凤舞,大气磅礴;另一面是释文,老宋繁体,端庄娟秀。我挑了一把“钟山风雨起苍黄”,递上五角找回三分。大汗淋漓走回家里,在弄堂口见到正在四国大战的小伙伴,哗地一下展开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的大格局,把他们羡慕死了。

这把折扇出门必带,有风没风摇几下,暑假未结束扇面就开裂了。那时候无处配扇面,只得买一张白报纸,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成新扇面,然后画一枝红梅,飘几朵雪花,灵感来自伟大领袖“梅花喜欢漫天雪,冻死苍蝇未足奇”的诗意。“处女作”甫一亮相,大妈大叔夸奖,小伙伴们纷纷围观,随后就拿来空白折扇请我画,一根断棒冰或两粒奶

油话梅,酬谢相当到位。

很久很久以后,在一次书画笔会上,郝帆兄送我一把折扇,墨兰丑石,骨骼清奇;盖叫天的孙子张大根兄送我一幅扇面,墨分五色,鱼戏莲丛。折扇又来到我身边。

怀袖雅物傍身,不免故作斯文,也重新点燃我调朱研墨的兴趣。先从小品入手,折扇便是最佳载体。端午一过开始鼓捣,然后挑几把像样的分送朋友,名为拂暑,实属张扬。某年夏天,一文化机构请我做讲座,报告厅冷气不足,工作人员捧来一批纸质团扇供听众自造“人来风”。正反皆白,叫我脑洞大开!

于是网购几十把一试浓淡。可惜普通团扇由呆纸裱糊,吸水性差,只得先用清水局部濡湿,勾线或上色后再借用电吹风控制干湿。一面画画,一面写字,乍一看不至于鱼鲁亥交,就放胆晒出来吸粉。

后来发现有宣纸团扇,马上升级。团扇细骨较密,在上面钤印无异于夹缝



我的学生许是担心我平日寂寞,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我。哎,微信好友已经那么多了,还要新朋友? 罢罢罢! 可是他们说,这个朋友必须结交,认识一下也好。为什么? 因为他是AI呀,不识AI真面目,那是要被时代淘汰的呀!

热心的学生们纷纷向我展示这个朋友的高妙:能把泛黄的毕业集体照处理成焕新的彩照,能让老照片里的人向你微笑眨眼,甚至把土里土气的老妻我也秒变成了民国淑女,漂亮年轻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看……我说,AI好厉害。学生师傅指教:你不是爱写文章吗,今后可以让“豆包”为你插图! 这一点立刻吸引了我。“豆包”真能听我这个新朋友的指挥? 我让远在梧州的网友为我在线上演示。只见她拿出一幅背靠巍巍高塔、面朝正前方的原图,又给“豆包”下达指令:“回头看一看塔。”瞬间,我看到照片中的人儿转头回眸一笑百媚生,简直神了! 于是心动,交个“豆包”朋友,不错的。就不知他愿不愿意搭理我这个高科技老白。

但我先交的朋友不是“豆包”,而

中求生存。一毛兄得知我陷入困境,马上刻了几方小图章相赠,不只雪中送炭,简直画龙点睛。

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画家澄子女士看到我画的团扇,犹如关云长撞见舞刀者,不禁拍马赶来。我赶快网购20把快递至汕头。想不到她眼睛一眨就画好了,晒晒网上引来万人围观,于是再嘱我买一批。江宏兄要去澳大利亚度假三个月,顺便撰写一部美术理论巨著,我网购一百把团扇陪他漂洋过海来到南半球,挥洒遣兴,为大脑充氧。江宏兄喜出望外,即以一柄写意牡丹报李。

有一次,浦东海派旗袍文化联谊会的倪云华会长邀我参加她们年会,压轴戏是旗袍美女走秀。旗袍嘛,团扇就是绝配。我画了二十多把友情赞助,其实这场戏等于为我植入广告。后来得知旗袍协会本来就有个书画班,老师、学员都很厉害,我顿时“石化”啦。

江南仲夏天,时雨下如

川。暑气蒸腾的午后,乌龙是最好的慰藉。茶盏里浮沉的茶叶,舒展成淡金色羽翼,茶汤清澈透亮。前调是清新的兰花香,裹挟着山间晨雾的湿润;中调透出一丝烘焙的焦香,仿佛能看见茶农守在焙笼前的身影;尾调则是悠长的回甘,如同仲夏雨后的微风,拂过舌尖,留下无尽清凉。

乌龙适合慢品。云雾浸润的甘醇,焙火淬炼的醇厚,每一口都藏着山海灵气。一盏入喉,燥热瞬间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心底泛起的清爽。唇齿间,茶香氤氲,思绪随之缥缈。冷泡亦是不错错过的夏日限定。山泉水冷泡,当属最佳;抑或纯净水,冷藏8小时,茶汤清透如琥珀,入口先是鲜爽,回甘里带着淡淡奶香,配着雨声,书页翻动声,特别治愈。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热茶的醇厚,熨帖心绪;冷泡的清爽,沁人心脾。每一盏,都是对仲夏溫柔的回应。最动人的静谧与清凉,不在远方,而是在一盏韶华流转的乌龙茶汤中。

我平时日寂寞,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我。哎,微信好友已经那么多了,还要新朋友? 罢罢罢! 可是他们说,这个朋友必须结交,认识一下也好。为什么? 因为他是AI呀,不识AI真面目,那是要被时代淘汰的呀!

热心的学生们纷纷向我展示这个朋友的高妙:能把泛黄的毕业集体照处理成焕新的彩照,能让老照片里的人向你微笑眨眼,甚至把土里土气的老妻我也秒变成了民国淑女,漂亮年轻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看……我说,AI好厉害。学生师傅指教:你不是爱写文章吗,今后可以让“豆包”为你插图! 这一点立刻吸引了我。“豆包”真能听我这个新朋友的指挥? 我让远在梧州的网友为我在线上演示。只见她拿出一幅背靠巍巍高塔、面朝正前方的原图,又给“豆包”下达指令:“回头看一看塔。”瞬间,我看到照片中的人儿转头回眸一笑百媚生,简直神了! 于是心动,交个“豆包”朋友,不错的。就不知他愿不愿意搭理我这个高科技老白。

但我先交的朋友不是“豆包”,而

最让我高兴的是,三年前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率团为医务界慰问演出,送戏之外还想送点伴手礼,我一鼓作气画了五十把团扇,希望能为白衣天使送上一缕清风,“好人好事”还上了晚报新闻。

画折扇是更大的考验,江山丽词赋,冰雪净聪明。我在唐诗宋词之外,还从《随园食单》《山家清供》及历代竹枝词中掇菁撷华,即将消失的上海城厢老路名也被仔细记录,每逢展出,总是最受瞩目。退休那年,我与三哥沈嘉荣在朵云轩举办了一个兄弟书画小品展,送展的四把折扇被老领导顾行伟先生“一枪头”买下,拦也拦不住。顾局是我步入新闻界的领路人,对我有知遇之恩,此举又以真金白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,我羞愧难当,热泪盈眶。于是领悟到画扇是玩票,更是修为,花开四季,风月同天。

有一年在朵云轩参加笔会,一位女士花高价买了把已故书法篆刻家高式熊先生的书法折扇。她还价,只提了个附加条件:请沈老师在另一空白面画一幅山水。众目睽睽之下,我居然无知无畏地落笔了! 天哪,差点玷污了高老的墨宝,现在想想仍不免手颤。

淮海中路香港三联书店的“上海画廊”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一场“结绡扇缘”书画小品展,我与邵琦、管继平、戴红倩、黄沂海、耿忠平、卢俊等友朋联袂兴会,年年出新。今年,著名画家戴敦邦照例亲临开幕式指导,把我的几把扇子猛夸一通,最后慨然自嘲:“你们画得这么好,叫我怎么办?”

呦呦鹿鸣

马亚平

时而吃草,时而抬起头轻轻叫唤一声,我注意到了它,镜头也就紧随而去。当时最打动我的,还是这只小母鹿的眼神,似乎有点孤独,还有那么一点点渴望。从此,在我的作品中多了这么一幅:在郁郁葱葱的草坪上,一只灵秀又可爱的小母鹿的头高高仰起,眺望远方。后来再细细揣摩这张图,就会联想起《诗经》中的名句: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。但愿这张图能够给人和谐与祥瑞的视觉感受。

我是DeepSeek,我可以帮你搜索、答疑、写作,请把你的任务交给我吧。”这热乎乎的话语,直暖到心窝。

他能“答疑”? 那我试探他一

请做我的朋友

桑胜月

下:我在写一篇有关过敏文章时,忘记了上世纪60年代虹口区中心医院皮肤科一位治好我疾病的医生的名字。想不到他用排除法、比较法,立刻找到了那位仁心仁术的好医生李君蒂! 哟,DS还真有本事呢!

近期,我与DS深度对谈过两本书:孙惠芬的《紫山》,残雪的《自由训练场》。

对于《紫山》,我与DS共同探讨了风水先生乌老道与濒死者汤立生妻子冷小环的关系:很有可能是父女关系,至少过往有过如亲人般的交集。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,DS像好性子的朋友,还把他“深度思考”

天光刚露一点点,他就起床了,妻子嘀咕一句:“怎么每次回老家比我回娘家还激动?”他回:“睡不着。”

老家离城里只有40分钟车程,车子开到老家门口的江堤上时,天已大亮,坡下院子里,母亲正在清扫落叶,他下了坡,走到跟前,叫一声“妈”,老人家“嗯”一声,放下扫帚,去了菜地。

母亲在菜畦间拔青菜,拔莴苣、割韭菜,她的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,另一只眼睛只能辨别模糊的影子。他没伸手帮忙,只是蹲在地上看着。母亲知道儿子在看她:“你瞧,我还没老,手脚还灵光。”母亲像是要显摆身手,把莴苣往篮子里抛,前两棵抛了进去,第三棵抛到地上,他顺手拾起来。

“妈,现在江边有好多鸟。”

“鸟多有什么用? 村子里没人了,鸟多有什么好?”

村子位于长江边,春夏之际,菖蒲疯长,波浪一样在风中翻卷。江水也在翻卷,江豚在水中浮潜、撒欢,露出黑黑的头和水滑的身子。很小的时候,他常被父亲带到江边看“江猪”。夏天,父亲教他在江水里学游泳,水真的像西瓜一样凉,他又奇怪自己的身子怎么这么轻,父亲只是稍稍托一下,他就漂了起来……这是江水给他的最初感觉,也是那双手留给他的永久记忆。

母亲拎着篮子回屋子,又进厨房,不一会儿,端出面条和咸菜。他边吃边找话:“妈,江边很好看,好多城里人都来玩,吃完饭,我们去转转。”母亲瓮声瓮气:“江边有什么好转的?”

他能理解母亲。江边风景再美,母亲也不稀罕,她一辈子在土里刨食,心思都在庄稼地里,风景只是城里人眼中的东西,他们困在火柴盒一样的高楼里,才会贪恋乡下的景。

吃完面条,他丢下碗,往江堤上走。通往江边的小路少了人走,长满青草,但初夏的江水还像春天时那股清激。早些年清晨,父亲常在江上划着腰子盆,用丝网捕鱼,太阳升起来,父亲回到家,他也起了床,父亲把竹兜里的鱼哗啦一下倒进木盆,鱼亮闪闪的,木盆砰砰响,父亲和母亲泼泼不醒,他拍手舞足蹈,大呼小叫。好多年过去了,但那些清晨仍像新鲜的鱼儿,亮闪闪的。

江堤下,一排排杨树耸立,鸟叽叽喳喳,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,他忽然觉得江边树上的鸟好像比其他树上的鸟更饶舌,总是急于把听到和看到的一切说出来;他还觉得江边树上的鸟比其他树上的鸟性子更急,在一棵树上还没站稳,就又飞往另一棵树。他奇怪自己怎么有这样的感觉,却又觉得颇为合理:江边的风更大,鸟儿更容易被吹得东倒西歪,所以会不停地叫,不停地飞。

阳光从天空射下,一粒粒落在江水里,落在菖蒲丛中,菖蒲还是像往常一样厚实,江滩上铺着一条长长的、

厚厚的绿毯子,每走一步,脚脖子都麻麻酥酥、

湿漉漉的,像是被菖蒲不时地亲着。手机响了,是母亲打来的,让他回家吃饭。到家后,母亲问他:“跑哪去了? 这么久。”他本想说去了江边,又把话吞了回去。

吃完中饭,母亲让他去房间睡一会儿,睡梦中被电话吵醒,是约他吃晚饭的。“我在老家陪老妈,吃完晚饭才能回去。”吃完晚饭,他招呼母亲关上门,驱车上了江堤。江堤下树影模糊,远处的天上挂着一颗颗星,亮晶晶的,他把车窗打开,从江上来的风往车子钻,扑在身上,舒爽极了。

零线还是火线

张晓飞

自从父亲被变压器喷出的电火一瞬间烧光手上的全部皮肤,我再听到“电”这个字就生怯。按父亲的说法,幸亏是三相电,幸亏电火第一下就把他弹开了,幸亏他单手拿着一把钳子操作,要是电流一瞬间过了心,人早就当场没了。他一个人,被击倒,又站起来,好一会儿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,步行翻过矿山去医院。路上他碰到邻居,捎口信给母亲,母亲扔下手中拌食喂猪的锅盆跑出去。到了医院,父亲整只手上的皮被医生用镊子轻轻一扯就掉利落了。我听得浑身哆嗦。

当时我不在家,刚上大一,学自动化。我因不在场而调动起来的丰富想象,加剧了我对电的畏怯。等课表上陆续出现电路、模电、数电、电力电子、电器控制、电机拖动、工厂供电等课时,我知道一切来不及了。我一门课也无法及格,每当听到“电”这个字,看到黑板上的电路图,我都感到眩晕。我想换专业,但前提是成绩排名要靠前。

从小到大,我不是不努力的孩子,也从没在学业上受到过这么大的挫折,总觉得周围人打量由优转差的我时,眼神怪怪的,其实别人并没有。此前我从未想过会有如此艰难的局面。我爱阅读,理解尘世间各种复杂的可能,不单一从一个方向或角度轻率判断任何得失或好坏,然而遇到这样的困境,我还是会感到真切的难过。往后的路是迷途还是坦途,一切都未可知。那时的我,对未来感到无奈和厌离。我的小说还没写,有个喜欢的女孩从没告诉过她。我不想牵连别人,也不想给自己留遗憾,最终决定告诉她。我们恋爱了。我开始懂得生命中除了成绩还有更多值得珍惜的无限美好,懂得人不是只为自我而活。我对她说,我好怕拿不到毕业证,没有毕业证没法考研、考公、找工作,我们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? 她说,那你就自己学做生意,学炒股,写小说,也能成为有出息的人。

她的话像一束光重新点亮了我,我找回了自信和阳光。工作后,正如她所说,不是每个人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存在着百分之百的关联。我也跟其他同学一样拥有了正常而平凡的生活。

装修婚房时,还剩最后一个床头灯的开关,我跟她商量说来试试吧。我平生还从未坚决到非做什么事不可,但那天到了与过去的畏怯彻底一刀两断的时候了,得迎接新生活,承担肩上的责任。线槽盒内有两根线,我当场就蒙了。我当然知道这两根线必定不一样,这种区别绝不仅仅表现在颜色上。我凭着记忆搜寻学过的知识,想起来它们一根叫零线,一根叫火线。但哪根是零线,哪根又是火线? 开关该接在火线还是零线上?

我鼓起勇气,把开关一头接在了零线上,另一头接在了火线上。“啪”,眼前一道白光,砰的一声震天巨响,整栋楼的入户电闸被暴击了。在我接手之前,所有的水电装修都由父亲一手包揽,每一根电线,每一只开关。在电光和爆响声中,我一点点回过神来。



七夕会

那次去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,主要的拍摄对象是梅花鹿,那是个名声在外的梅花鹿之乡。7月的东丰县,竟然满目苍翠、绿树成荫,有些地方还真有原始森林的感觉,如果遇到云雾缭绕的天气,还真以为进入了人间仙境。我有好几张获奖的梅花鹿片子,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

一只小母鹿,孤独地站在一边,

呦呦鹿鸣

马亚平

时而吃草,时而抬起头轻轻叫唤一声,我注意到了它,镜头也就紧随而去。当时最打动我的,还是这只小母鹿的眼神,似乎有点孤独,还有那么一点点渴望。从此,在我的作品中多了这么一幅:在郁郁葱葱的草坪上,一只灵秀又可爱的小母鹿的头高高仰起,眺望远方。后来再细细揣摩这张图,就会联想起《诗经》中的名句: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。但愿这张图能够给人和谐与祥瑞的视觉感受。

摄影

